

歌謠中的醒覺意識

鍾 散 文 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部印行

歌謠中的醒覺意識

鍾 敬 文 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部印行

地址：宣內大街甲一六九號

電話：② 一三五八

一九五二年五月初版

有版權

小 引

毛主席說：「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於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見「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中國人民口頭創作中所表現的對壓迫者和侵略者的不滿、反抗的思想、意識——這是一個意義很豐富的論題。如果詳細、深入地研究起來，結果當可以寫成一部大書。這篇論文，因為限於當時寫

作的目的（它是給一個外國文刊物寫的一篇短論的中文底子）和探討、執筆的時間，大體上只能算是一個「概要」而已。

雖然心裏很想把它充實一下，使不太寒儉，可是現在時間實在不容許我這樣做。如果這個「概要」對於我們的讀者，在瞭解中國人民過去和現在進步的思想、意識有些幫助，那麼，我的粗陋的工作也就算有一定的收穫了。

中國社會的歷史，是地主階級長期統治的歷史。鴉片戰爭以後，根深蒂固的封建的統治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但是，它沒有即刻崩倒，只是在這座古建筑裏加入新的主人——帝國主義者和他的乾兒子買辦階級。

在兩三千年的封建統治，整個世紀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必然要使廣大人民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制度和它的執行者湧起巨大而強烈的咒詛、仇恨和反抗（許多顯著的歷史事實都證明了這點）。這種咒詛、仇恨和反抗，也必然要首先或終局地反映在他們自己創造的文學中。

但是，我們不能夠忘記，在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統治中，廣大人民不但失去傳播

自己思想、願望的自由，他們絕大多數並且被奪掉使用那種保存和傳播思想的有效工具（文字）的權利。而能讀書識字的人，大多數爲自己出身階級的意識所束縛，有的又爲統治階級勢力所威脅，他們一般地不會去保存和傳播人民口頭創造的那些反對或不滿意統治階級的作品。因此，在長期的歷史中，那種資料的保留是很困難的。古代人民這方面的作品，到現在還可考徵的實在不多。但是，即使是這樣，我們還能夠引用一些確鑿的材料，來證明古代的廣大人民是應用過口頭歌謠去反對那些統治者和不合理的制度的。（這自然是單就古代情況說的，至於現代，民間口頭上正保存着很豐富的這種材料，在取證上是『左右逢源』了。）

過去地主階級的政治的執行人是皇帝及許多官員。這種封建的大頭子和他的幫手們，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者，是他們權力的行使者。他們的一舉一動，差不多就是廣大人民痛苦災難的來源。在普通情況下，他們徵收賦稅，調用人力，強斷人

民的訴訟。這些固然都是對廣大人民的榨取和壓迫，到底還都有些限度。在某些時候，碰到那些特別殘酷、貪婪的統治者，人民身上的災難就更加慘重了。但是，壓力越厲害，人民的醒覺和反抗往往也越高漲，在他們的口頭創作裏也越加鮮明地強烈地反響出這種心聲。無限制地使用民力，是許多封建君主常見的虐政之一。在晉朝人的著作裏，保存着秦朝時候傳下來的一首民謠：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

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注一）

這是攻擊秦始皇因為建築長城而大規模地傷害人民生命的。秦始皇築城防阻異族南侵，雖然對於民族生活的安全有一定的貢獻，但是他那種殘酷地使用民力的方法，沒有疑問是要喚起廣大勞苦人民的反感的。這四句歌謠，表示出人民多麼深大

的怨恨呀！孟姜女的傳說、歌曲，流行得相當長久和普遍，也正是那種暴政所激起的重大回響的一種證明。（注二）

封建時代的中央及地方的政府，基本上是統制人民的、壓榨人民的。但是，爲着維持一定的封建秩序，這種壓榨也不能不有一個限度。所以有時候必須稍稍注意到人民的生活情形。不然就可能惹出不可收拾的禍亂來。所以當某些地方人民太生活不下去了，那些最高統治者往往要像貓哭老鼠一樣，派些官員到那裏去做點補救的工作（『安撫』人民或懲戒官吏）。但是這種從朝廷派來的大員，能夠履行他們的任務的並不多，反之，他們往往却加重了民間的痛苦。用一位前代的著作者的話來說，就是『政績昭著者，十不二三』。我們試讀讀下面一首元代的民謠：

奉使來時，驚天動地；

奉使去時，烏天黑地；

官吏都歡天喜地；

百姓却啼天哭地！（注三）

這四句短謠，何等活現地寫出那些『問民疾苦』的大員，到底怎樣加重了人民的疾苦！跟這首短謠同時流行的，還有這樣兩句：『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加一重！』（注四）這就把同樣的主題表現得更加簡約、直截了。

過去封建國家的軍隊，他的主要任務，不必說是維持地主階級的財產和統治權。這種武裝，本來是靠廣大人民養活的，同時他們又是人民的鎮壓者。但是，這還是就平常的情形說的，到了特殊的時候，例如地方有了事情的時候，他們往往就不客氣地丟去『保民』的假臉殼（面具），進一步實行搶掠人民了。這種情形是一定要使人民記恨在心裏的，不，是一定要使他們口出怨言的。我們且看下面的民謠：

強賊放火，官軍搶火；

賊來梳我，軍來篋我！（注五）

民間的詩人，用了『放火』和『搶火』（即乘火打劫）、『梳我』和『篋我』的兩個簡單的對比，活現出封建統治者武裝的兇行悍相。我們要記住，這種使人難忍的行爲，在長期的封建和半封建的統治中，並不是孤獨的、偶然的現象。它是相當普遍性的。

所謂保衛人民的武裝，不但在國內有事的時候不能真正保衛老百姓，就是到了民族受外族侵略，統治階級的利益跟人民利益一樣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那班武裝的統率者，也往往不顧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把那些戰鬥員的精力去爲自己的享受而消耗。好像南宋時候的張俊，就是這樣的軍隊統率者之一。當時許多將領都在前綫

駐防或打仗，他的部隊却安逸地駐紮在京城（臨安）。他不想到國難嚴重，跟部下
一道奮發圖強，倒富於閒情逸致，叫他們從臀部到腳刺起花紋來（「花腿」）。更
荒唐的，是驅使他們去搬運木石，爲他大建住宅，又蓋造酒店，叫做『太平樓』。
大大地粉飾太平一番。當時軍中的士兵，就把他們的滿腔仇怨歌唱出來：

張家寨裏沒來由，

使他花腿抬石頭；

二聖猶自救不得，

行在蓋起太平樓！（注六）

這種不滿的思想，在當時不但是那些士兵（其實，他們也大多是勞苦人民出身
的）所具有的，也應該是廣大人民所共同具有的。當民族危急的時候，負責指揮軍

事的將軍，却在做那種敗壞戰鬥意志的事情，稍有清醒意識的人民又怎能不憤恨呢？

中國過去歷史上，不但有無數次的農民反壓迫的起義，並且有的戰爭規模非常壯大，就是毛主席所謂『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但是這種偉大的人民武裝鬥爭，在過去士大夫的心中和筆下，沒有例外地是一種『反叛行爲』，它的領袖是一種罪應誅戮的『反賊』。如果有些不懂順逆的學者文人去歌頌這種事件和領袖，那麼他本身也將成爲被誅伐的對象了。可是，廣大的人民，他們對這種事情的認識和判斷，却是很清醒的、公正的。他們本身的生活，教給他們社會的真理及正義的立場。他們不必像壓榨人的傢伙和他們的幫兇那樣去歪曲客觀事實。李自成這位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是足足受夠了近三百年的所謂歷史家、文士們的汙蔑、誅伐的。現在的新歷史學家已經把他從非毀的深淵裏救起來了。這種正義的行爲，自然得感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的傳播，得感謝蘇聯十月革命和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成

功。但是，在三百年前，李自成的起義隊伍在活動着的時候，跟皇帝、貴族、地主及其附庸者們的惡意的造謠、毀謗相對立，正直的人民已經對他和他的事業給以簡當而公正的評價。他們沒有猶豫地讚頌他。

吃他娘，穿他娘，

大家開門迎闖王；

闖王來時不納糧！（注七）

這四句民謠，不但正確地評價了李自成的人和事業，並且也使我們領悟到他的隊伍能夠那樣迅速就打到北京城的道理。真正能夠為廣大人民解除疾苦的部隊，是
不容易抵抗的。

二

清醒的人民，固然反對皇帝、貴族及官僚，同時對於那些超經濟地剝削、欺壓他們的地主、豪富們，也一樣懷着滿腔怨憤的。在現代人民口頭保存着和不斷產生着的民謠中，表現出人民對於地主們的殘酷、刻薄的行爲及腐爛、墮落的生活的抗議、攻擊和嘲笑的作品，不但數量繁多，並且有不少確是深刻動人的不朽藝術。在舊日農村中，最受壓迫的，就是貧農和僱農。而僱農的處境更爲慘痛。他們是農村的無產者。他們替地主做工，吃不飽，穿不暖，睡不安。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到了年終結賬的時候，由於地主的苛刻和狡猾，往往只空着雙手回去。一兩千年來，無數的農村勞動者過着這種地獄的生活，他們的怨恨和抗議，除了某些時期直接表現

在那些轟聲烈烈的武裝起義的運動上或個別的反對主人的事件上，就多半要寄寓在他們的歌聲和諷刺故事中了。單就這種歌謠來說，它的流布的普遍程度差不多是使人吃驚的（中國的各省份各縣份，差不多都流傳着）。它的形式頗多，最重要的一種是『十二月式』的。在中國的民歌史中，十二月式的詩體，產生得相當早，（注八）在現代的歌謠中，它應用的範圍更相當廣闊。但是，我覺得用它來敘述長工（僱農）一年從頭到尾種種辛苦的工作和生活是特別恰當的。在這種歌詠中，主要要訴說他們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艱苦、和他們對地主的仇恨情緒。在工作上，他們不但要包辦田裏的許多作活，就是家裏的養牲口、挑水等也不能躲閃。日夜勞苦不算，還要經常受主人的斥罵，甚至於毆打。論到生活的待遇呢，平日固然是吃些粗糙、惡臭的東西，就是過年過節，主人大擺筵席的時候，長工也大都祇在旁邊吞口水。至於天冷沒有好些衣服和被褥，那更不用細說了。在許多長工歌中，這種地方的敘述，往往成爲全篇最精彩的部分。因爲這不但是他們最熟悉的，也正是他們

很痛心的。可惜篇幅只能讓我舉一點例子：

三月好唱三月中，肩揹犁耙手牽牛。

一脚踏着牛角刺，鮮血流了半茶盅。（安陸）

六月裏長工六月中，六月太陽賽火烘。

堂前老板搖涼扇，田岸上熱死小長工。（吳興）

這兩個例子中所述的，只是億萬僱農艱苦工作總賬上的一兩個小項目罷了。

四月長工大麥黃，歇斗麥子進磨房。

麥粉留待東家吃，麥皮留得長工嘗——

嘗得長工打鑼槍。（注九）

六月長工去吃新，殺隻猪子八十斤。

老圍面前洞洞滿，先生面前滿墩墩，

剩了骨頭骨髓奉長工。（劉陽）

冬月裏下大雪，門前下了個遍山白。

借那捏，茅草棚裏我安歇！（注十）

從這兩三節的敘述，我們也可以想像到僱農平日一般生活的牛馬化了。像這樣的工作和待遇情況，稍有血性的人是決不肯安然忍受的。殘酷、貪鄙、並且狡猾的地主們多少也知道這一點。他們必須設法子緩和一下。當年終的時候，有些地主就故意裝點大方，給些甜頭長工嘗嘗。希望他們忘記長年累月的艱辛和痛楚。明年正月又來做牛做馬，至少也希望他們不去對人說他的壞話。但是，那些被損害、被侮